

羅漢大

亞森

名著偵探小說



明書店除那
也不名譽書
行



成

58104611

上海大學圖書館藏

法國勒白朗原著
庫川吳鶴聲譯述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亞森

小序

世上只有那些自稱大言不慚的人，尸位治人的人，一錢如命的人，——這些專事欺騙，壓迫，剝削別人的人們，才是最污穢，最卑陋，最黑暗的東西。他們往往戴着好看的假面具，朗聲講着動聽的言辭，出現在那些世上認為最尊貴的高官厚爵的寶殿上，却是時時刻刻在那裏實行他們損人利己的陰謀，想把大眾的生命，自由，財產，都掌握在自己手裏。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疾首的事！

本書的主人公亞森羅蘋，世上幾沒有一人不知道他是最兇悍最狡猾的大劇盜，但他的為人光明磊落，熱腸俠骨，慷慨不羈，最使人感動；而他的做事，不取巧，不勾且，不畏難，不利己傷人，尤為世人所稱道。我們看他的一生行經，以他智勇兼全的天才，却做那世上最不名譽的盜竊的事，本是應該早已人格掃地了，大眾垂棄了；可是事實上，不特沒有人罵他，恨他，一除那些污穢自利的人們，一反是從而讚賞他，尊崇他，更且莫不名譽事業的成功。

50734/1017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目錄

一	七心奇案		一
二	怪畫		四九
三	屍箱案		七五
四	玉碎		一〇一
五	黑寶珠		一八五
六	車中奇遇		二一〇

偵探小說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◎七心奇案

我和亞森羅蘋相識，實是在前年六月二十二號晚上。

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在加士德餐館中用餐，餐後，又在一起吸煙。那時餐館中正奏着恩格麗歌曲，又有跳舞，我們靜靜的聽了一會，彼此便閒談起來。所談的全是那些大盜刺賊的事。很使人聽了害怕。麥亭兄弟倆先就走了，我和喬洪二人，卻還留着。喬洪是個落拓不羈的人，又是健談，兩下便談了不少的話，直談到夜半，我們才一同走出餐館。這晚天氣很悶熱，我們倆便信步走去，不覺即到了吳魯德街我的寓所門外。我立住了，喬洪忽然對我說道：

「你住在這裏，不覺得害怕麼？」

「怕甚麼？」

「你一個人住在這小屋子裏，既沒有鄰舍人家，四下裏又都是荒地，我原

知道你並不是膽小如鼠的人，但是——」

我截住他道：「你今天怎麼如此高興，並且愛說沒意識的話——」

「你不見麥寧兄弟兩個，聽了我講強盜的事，不是都逃歸了麼？我瞧你應當留心些才是。」他說完，就和我握了握手去了。

我掏出鑰匙來開了門，走到屋中，慢慢地走上樓去。樓頭看臥房中一片烏黑，便喚恩東納快取火來；但接着却記起恩東納日中請假出去了。於是只得在黑暗之中，摸索上樓。進了房，便把門鎖了，再加上了門。我這樣小心謹慎，實在是破題兒第一遭啊。我點上了蠟燭，這才安心了。臨睡的當兒，又把手槍放在枕邊，暗想喬洪有意無意的一句話，怎麼竟使我如此害怕呢？上牀後，取了一本書讀着，借此催眠；那裏知道意外的事，忽然來了。原來我每讀一本書，讀到中間，總夾上一個書簽，作為標記，此刻一翻這書，忽見一封信和那書簽一同掉下來。拾起來看時，見那信封的面上，有五個火漆印，寫着我的姓名；一邊角上，又注明！『至急』二字。我好生奇怪，心想那一個人能走到我臥房中來，把信夾在我所讀的書中呢？拆開來一看，卻沒有幾句話，只道：

你看了這信，不論見甚麼或聽得甚麼，萬不可輕舉妄動；倘不聽這話時，你的性命就不保了。

這在旁的人接到了這種恐嚇的信，一定要大起恐慌；但我以為倘若真有這回事的，那麼恐慌也沒有用。要是沒有這回事，也得小心一些。因此我竭力鎮定了，預備應付一切。但那信紙仍還夾在我的指間，兩眼定注着，連連讀着。那不要輕舉妄動的那番話。一壁又不斷的狐疑着。我想這封信，大約是有人和我開頑笑的人，也許就是喬洪。因此我便不覺要放聲笑將起來；但我正要做聲，似乎有甚麼東西塞在咽喉中似的，做聲不得。待要吹滅了燭火睡時，連吹了三四次，也吹不熄。那信紙上的字，彷彿跳起來對我說道：

「你萬不可輕舉妄動；倘不聽這話時，你的性命就不保了！」

我想事已如此，不必多想了。索性閉上了眼，等候着吧。因此就把兩眼閉住了。這時四面靜悄悄地，毫無聲息。萬地裏却起了一種聲音，接着又聽得推門的聲音。仔細聽時，是從我書房中來的。原來我的書房，本是我的臥房相接的，當中只隔着一條甬道。我想取了手槍跳下床時，却已不能動彈，手脚都

似乎麻木了。而瞧那左面的窗簾，似乎有一角在那裏牽動着，再留心瞧時，竟牽動不休。一會兒，又凸起來了，分明有人伏在那裏；要是如此，那麼這窗簾上的紗眼很大，定然瞧見我的。這人既來恐嚇我，大約還有黨羽同來，取我書房中的東西呢！

少停，那聲音忽然高了。一會兒又有很細的聲音，似在壁上打釘……過了好久，才停住了。我身歷在這奇異可怕的情景中，渾身都似乎僵住了。回過眼再瞧那窗簾時，却見一個人立在窗後，正把一枝手槍向我瞄準着。我呆瞧着，氣都透不出，只是渾身的冷汗不斷流了出來……我確乎有點昏暈了！

也不知捱過了好久，我才聽得送牛奶的車聲，晨光也從窗縫裏透進來了。別的車子，也輪聲轆轤的駛過。我頓覺全身舒服了不少，胆也大起來了。便握着手杖，探頭到床外去。同時把那窗簾和我的距離，計算了一下；更瞧那窗後的人時，毫沒動靜。於是我對那兩邊窗簾接合的所在，放了一槍；當下我就跳將起來，見那窗簾已打穿了。窗檻上也打了個窟窿，但那怪客已不知道那裏去了。我好生詫異，疑是做夢咧。一壁使開了門出去，穿過甬道，到那書房的門

外。正開了門進去，我的兩腳却像沒了氣力，竟不能舉步入內；瞧那書房中一切器具和陳設，都像平日一樣。心想昨晚的事，難道真是夢境麼？然而那聲音明明聽得，那窗簾後的那個怪客，也明明照見的，怎麼今天會一些沒有可疑的情形呢？

心中這樣想着，一面細細四下裏察看。察看了一會，忽然在地毯下面，發見一張七心紙牌，可是我家裏從沒有這種紙牌，這豈不是怪事！並且這紙牌上七顆心下，都有一個極細的細孔兒，彷彿曾用線穿過似的。除此以外，再也沒有別的發見。我所得的，不過是一封短信，一張紙牌；倘說昨夜的事是夢境，那是一定是不對的了。

這一天，我整整忙了一天，只把這書房很仔細的察看着。我所住的屋子，原是小小的，但這書房却占地最大，彼此很不相稱。裏頭的裝點，全用極古的式樣，可知當時建造這屋子的人，是和常人嗜好不同的，好古之士咧。四面牆壁和地板，都嵌着五彩的石塊，斑斑駁駁的，很是美麗；極像是中古時代的模

樣。更奇怪的，牆壁間有兩個石像鑲嵌着，一個是酒神之像，兩脚跨在酒缸上，完全是酒醉的神情；一個是皇帝的像，穿着寬袍，戴着金帽，長長的鬚子掛到胸口，右手中還舉着一柄指揮刀。這裏的牆頂上，開有一扇大窗，像是畫家的畫室，通入光線的。這扇窗日夜開着，並不鎖閉。賊人倘架了梯子，從這窗中進來，原是很容易的；然而倘架梯子時，那麼院子裏頭，總可以發見痕迹，草地上面，也一定有賊人的腳印留下。但我瞧來瞧去，竟甚麼都沒有發見。

這當兒我本想去警察署中報告這件奇事，但是單有一張牌一封信，證據不充分；加着我又沒有失去甚麼東西，警察署中的人，怕要說我是荒唐，不理會我，或竟嘲笑我。那我又何苦去報告呢！轉念一想，我本要做一篇文章，登在兩天後的奇白勒日報上的，何不就把這一回事作為文的材料，把前後的情形，一起記出來，給一般讀報的人，研究研究呢。可是我做了這文章登在報上後，誰知大家並不在意，以為這又是虛造出來的小說吧了。麥亭兄弟倆還譏笑我，說我那晚因為多聽了強盜的事情，因此疑心生暗鬼咧。喬洪向來好奇的，就特

地趕來瞧我，要求我細說一遍。我原原本本的說了，喬洪也莫名其妙；說不出所以然來。隔了幾天，我倒也漸漸地淡忘了。

一天午前，門上電鈴，的令令響了起來，恩東納進來說，有客人要見我；問他姓甚名誰，都不肯說。我喚恩東納領他進來。不久恩東納引進來了，見是一個四十歲光景的人，走路時兩腳一上一下的蹣着；臉上一道道都是皺紋；兩個面頰上，都路着髭，瞧去滿現着一副粗俗不堪的樣子。身上衣服和皮鞋，都破舊了，不過很乾淨，和他的身分不大相配。他走到裏邊，也並不說甚麼客套話，只是直直截截的說道：

「先生，我恰在遠地游歷，在咖啡店中翻看奇白勒日報，見了你的文章，讀時很能引起我的興趣來。」

「謝謝先生讚許。」

那人又道：「就爲了這個，我特地趕來拜訪先生，敢問那篇文章是實事呢？還是虛造的？」

「全是實事，沒一句虛話。」我誠實的答他。

「既是實事，我就有話報告你了。」

「你儘管說來。」

「但我這當兒還沒有打定主意，可不能和你說。」

「先生要怎樣纔能打定主意？」我很覺有些奇怪。

「給我獨自一人在這間房裏查看一下，纔能打定了主意，報告給你。」

「你的話很奇怪，使人不明白。」

「先生那篇文章中所記的事，和我親歷的一回事，很為相像。但不知內中底細，可是完全符合？要是查看之後，並不完全符合；那我也不必和你說了。」他說時很現着急促的神情。

我因為那人這樣的要求，雖很奇怪，然而還合情理；因便對他說道：「先生可要查看多少時候？」

「三分鐘夠了。三分鐘後，就可有話和你說。」

我答應了：一面走下樓去，立在樓檐下面掏出錶看着。見一分鐘過去了，兩分鐘又過去了；在這二分鐘中，我的心別別的不住跳動，猜他不知做些甚麼

事，很覺不安。稍停又過去了三十秒鐘了，接着又十五秒鐘過去了，我的心跳得益發厲害，正在這當兒，猛聽得樓上有槍聲砰的一響，我飛也似的趕上樓去，到那房中瞧時，不由得大喫一驚，原來那人已倒在地上，腦汁和鮮白糝糊一片，槍口中還噴着煙。我仔細瞧他，四肢還微微牽動，不多一會，就停住了。

這時我的喫驚，真不知甚麼似的；更奇怪的又見那離尸體二步以外，掉着一張七顆心的紙牌，拾起來一瞧，見那每一顆心下，也各有小小的鐵銀，這真更莫名其所以了。

半點鐘後，警察已趕來了，查看了一下，忙去報名警署。不久醫生和警察總署偵探部長杜道愛也趕來了。我爲了事關命案，分外鄭重，所有屍體和房中的一切東西，全部沒有移動。聽憑警署中人仔細查看。當他們探他的衣袋時，甚麼都沒有，衣服上也沒有甚麼標記，因此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。但我心想那人趕到這兒來見我，萬萬不是專爲自殺而來的，倘要自殺時，隨時都可以自殺，何必趕到我家裏來呢？據我揣測起來，他一定在三分鐘中在我房裏發見了

什麼，纔決定自殺了。但他發見了甚麼事？甚麼東西？却又無從知道。末後，不論什麼地方都檢查過了，才在屍體上發見了一件東西，雖很微細，在我們瞧來，却很重要的。那是當警察們移開那尸體時，忽從右手中掉下一個紙圈兒來，一看是一張名片，印着「恩特美」三字，在名片左上角上，又有白果街三十七號的地址。我雖並沒有和恩特美見過一面，却也知道這個人的來歷。他是巴黎的銀行家，又曾發起五金商會，如今便擔任五金商會的會長，全國的五金商業，和他有極大的關係。自從這五金商會成立以後，我們法國的五金業纔一天天發達了。恩特美平時很是奢華，有大號汽車，有好幾匹名馬，家中常開宴會，他的夫人也很和善，誰也和她合得來。她在交際場中，是很有名望的。我見了這名片，就對偵探部長杜道愛說道：

「這樣看來，這死人也許就是恩特美麼？」

杜道愛瞧了好一會，才說：「不是的。恩特美臉色很白，髮已花白，這死的決不是恩特美。」

「如此他手中怎麼有這名片呢？」

「你這兒可有電話麼？那打電話去一問就知道了。」

「有的。在樓下客堂中。」

杜道愛就和我一同下樓去，翻看電話簿，得了恩特美家的號碼，接好了話筒，接着便問道：

「恩特美先生可在家麼？鄙人是偵探部長杜道愛，因了有重要的事情，請他快快到美魯德街一百零二號屋中來。」他說完，便把電話搖斷了。

二十分鐘後，恩特美的汽車已在我屋外停下，我們迎他進來。說明原因，就同他上樓。他一見那死尸，臉色斗的變色好久，纔回復了原狀。他緩緩的說道：「這人似是大佛令啊。」

「先生可認識他麼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接着他却又說：「但曾見過一次，他有一個阿弟……。」

杜道愛插口問道：「他有阿弟麼？」

「是的，他阿弟喚做亞爾佛。常到我處，向我借錢；但怎樣和他認識的，我已記不得了。」

「這死的大佛令可家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他們兄弟倆個同住和白文士街。」

「先生可猜想這死的爲甚麼自殺麼？」

「這個我不知道。」

杜道愛又問道：「如此他臨死的時候，手中爲甚麼握着你的名片呢？」

「這事我也不得而知，你們調查之後，或能明白此中的原因，也未可知
的。」

我聽了他們這番話後，總覺得這事奇怪得很。連警署中的警探們，也一籌莫展，探不出甚麼真相來。第二天，報上的記載和議論，都說這案很奇怪得不可思議；一班朋友們，彼此談論，也莫明其妙。不過大家心中，以爲案情雖很奇怪，但有那張名片在着，總能一步步尋根究底，探他一個水落石出的。然而警探們雖曾盡力的探查，却一條頭緒沒有。只知道這死的祖上，是瑞士人，死的兄弟倆，平日品行很不好，不時改換姓名，爲非作惡，日常盤桓賭場裏，賭錢過活。曾有一回和外國的流氓打了夥兒，翻戲騙錢，後來被官中知道了，把

他們趕開的。從此他們倆同住在白文士街二十四號中，到如今已有六年了。當時官中曾往白文士街探問，他們倆却又不知道遷移到那裏去了。我料知道一件案子，繁複已極，一時斷難明白。因此也擱在一旁，不去過問了。但是喬洪生性好奇，一見我的面，就勸我留心偵查。說這案探明白後，實是很好的小說材料呢。

一天。喬洪特地把報上的一節新聞剪下拿給我瞧，這新聞是從外國報紙上轉載的。上面說道：

新式潛艇已達成功了，預備在皇帝跟前試驗一下。據說這潛艇要是會作，以後海軍中定有一番大改革。但究在什麼地方試驗，暫時守着秘密。須到臨時方能宣布出來。不過那潛艇的名字，因為不小心洩露出去，一般人已知道那艇名「七心號」了。

我一見這「七心」兩字，不由得大大詫異起來：

「噢！艇也喚做七心麼？我所得的那張紙牌，也是七顆心，難道這兩件